

中国专业作家  
小说典藏文库

王鸿达

# 正午的阳光明亮

王鸿达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专业作家  
小说典藏文库



# 正午的阳光明亮

王鸿达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正午的阳光明亮 / 王鸿达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9.3

(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王鸿达卷)

ISBN 978-7-5205-0935-0

I. ①正… II. ①王…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76277号

---

责任编辑: 马合省 薛未未

---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69号院 邮编: 100142

电 话: 010-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发行部)

传 真: 010-81136655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20 1/16

印 张: 22 字数: 338千字

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8.00元

---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 目 录

代课教师 .....	1
农家肥 .....	19
六指 .....	30
孤鸟 .....	42
雪祸 .....	60
不被他人伤害 .....	70
生命的故事 .....	102
尼克医生 .....	114
无雪的日子 .....	127
城市生活 .....	137
正午的阳光明亮 .....	149
调动 .....	157
同行 .....	164
愤怒的陈大 .....	173
狗命 .....	183
套户 .....	216
最后的猎人 .....	229
野罍粟祭 .....	242
忧郁的白桦林 .....	252

氤氲的雨·····	266
羊在秋天里死去·····	284
夏天的困惑·····	289
死羊眼·····	324
土豆地·····	334

## 代课教师

—

山下地区经市里同意，招一批代课教师。刚刚参加完大专、中专、技校招生考试的应届、往届的毕业生们，又扒了一层皮，走上了考场。有两个考生终于忍耐不住，当场晕了过去。招考自愿，谁不想多一条出路，多一条希望呢？往年地区取上的大专、中专、技校的人数，只占应考人数的百分之零点九。这样，就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一的人实际上是处在绝望的煎熬等待中。七月炎热，在小兴安岭最北部的边陲镇上也是一样，毒日头！也有人不以为然，说：“大江大河都闯了，还怕小河沟里翻了船？”说这话的是王云。王云的老师就是出题里面的。区教育科的一辆旧帆布吉普车把他们拉到了五零，那儿是边防军驻地。“关押”了他们一周，山下考完试了，才放他们下山。语文试卷上，就有王云老师讲过范文的四十分题。一张榜，王云果然考中了，名字排在八十个人的前面。

区教育科给他们办班，由刘瘸子科长做“师范”。刘瘸子原来是省城师大毕业的，不知怎么来到了山沟里，腿也在“文革”中不知不觉弄跛了一条。他就一拐一跛地走上讲台，“哧啦——哧啦——”往黑板上凶狠地写字，粉笔末儿乱溅，像是跟谁赌气。断了三根粉笔，才将两行粗硬的字写好：教师是人类心灵工程师！在太阳底下，再也没有比教师这个职业更光荣的了！“一个是加里宁说的；一个是夸美纽斯说的。”他阴沉沉地说。对着下边八十个人类心灵工程师说。一时，下边鸦雀无声。王云瞅瞅左右，左右“工程师”们的脸上都写着：庄重、肃穆、神圣。表现得和昨天不一样。昨天还是一副嘻嘻哈哈、大难不死侥幸求

生的嘴脸。王云后来读到了《圣经的故事》，就断不住想象耶稣布道时的情景。刘瘸子走下讲台时，形象就被破坏了。如果不是他讲到的教师仪表美，谁也不会死盯着他美不美的。讲台是用水泥抹的，约有三十厘米高。刘瘸子的右腿比左腿短缺十厘米。刘瘸子讲到最后的一天课时，把要讲的都讲完了。讲得很激动，好像回到了年轻时，阴郁的脸上泛起一道红光。就忘了拿倚靠在桌腿上休息的那柄王八骨头木拐杖，掖起桌上的夹包就走。左腿刚迈出，身子就成九十度转体，“扑通”——做了个很滑稽的单臂回旋“侧身翻”。奇怪，竟然没有人笑，仿佛那是很成功的高难动作。倒是刘瘸子自嘲地说：“地不平，地不平呀。”很快站立起来，拎过王八骨头木拐杖，抬起一只手，抿了抿跌乱了的长长白发，蛮潇洒地向后甩了一下，就一颠一跛地匆匆走了……接着，“工程师”们鱼贯而出，走到门口，就有人不自禁地回头甩了一下头发。出来，另有两个女“工程师”两腿笔直修长，却也一颠一跛地走起来……做匆匆潇洒状。

一周的“师范”毕业了。接下来就是分配去向。“工程师”们又从心灵深处紧张起来。已知系数是全部分往山上，未知系数却是在十个林场中择其一。都希望能分在离地区近的一场、二场……有的“工程师”就忘记了身份，做起不怎么神圣的事情来。知徒莫如师，刘瘸子看穿了弟子的心理。当场宣布一个，开出一个调令，断其后路。王云是第一个被宣布的，去向：克林。王云走过去，把那纸调令团巴团巴塞进了兜里，冷着脸走出了教育科。

“该死的刘瘸子。”出来，王云恨恨地说。

克林比十场还远。那里着过几次山火，把原始森林就差不多烧光了，一直没建成林场。落下几十号人马，在那儿安了家，和几户从山外逃荒来的农户一道开起了农场。山上无霜期短，也打不出什么正经粮食，上边也不给任务。他们就自给自足，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有时地区就把那地方忘了，这次招的代课教师原来并没有打算往那里分。不知怎么，刘瘸子想起了这个鬼地方，擅自做了主张，给了分配名额。

王云也擅自做了主张：不去。就在家一天一天待着。待得无聊了，就去地区唯一的那家百货商店逛逛，再到唯一的那条汤旺河边遛遛。河边没别人了，就一个人对着河里滚来滚去、忽明忽暗的影子瞧。

一天，百货商店门前堆满了人，王云也凑过去。那张让雨水冲过的“录取代课教师”的红纸上，又新贴了一张红纸：录取备补代课教师，有二十人。在备补教师名单下又登着他和两三个没报到的名字，限期报到云云。他刚要走，被人扯住了：“你还没有走噢。”王云摇摇头。扯他的人是李为国，他们是一届的，备补名单上有他的名字。“那正好，我们一起上去吧。”李为国拍了他一巴掌，两眼放出光彩。这小子，手劲还蛮大！

李为国是大班的，王云是小班的。小班是重点班，十个老师保十个学生。大班相对就剩下一个班主任负责了。这是校长的主意，这样做是鉴于前两年高考，地区中学剃了“光头”。在学校里，小班的学生是很少和大班的学生来往的。李为国对王云也只是名字上熟悉而已。

李为国去王云家找过两次。开始，王云还说他不想去。李为国就把从内部听到的消息告诉了王云：这批招的代课教师，代满一年课后就转成正式教师。王云听了不禁心动了。他虽说大江大河都闯了，可能不能“闯过去”，还很难说呢。如果“闯不过去”，岂不白白丢了这次机会？想想，还是做“两手准备”吧。

## 二

别的林场每天都有往返的运材车可搭。他们就得等或者一个月，或者二三个月才出窝的一辆老式解放车改装的“敞篷车”。开车时，大胡子司机一遍又一遍喊：“还有没有要走的！还有没有要走的！”仿佛是要开到国境线那边再不回来似的。车上的人开始还说说笑笑，东张西望……后来就说累了，望累了。一座山，又一座山，被车慢慢地扔在了身后；又一座山，一座相同的山迎面挡来……车在盘山公路上开，就好像总是围着一座山转磨磨。连远处绵延起伏的青黛色山峦，近处陡峭峰壁下青苔嶙峋的山石，和匆匆闪过龟裂着深沟树皮的红松根部，都一模一样。抬头望天，天也是一样的。人就困了，头耷拉在肩上摇。三摇两摇，撞到了另一个人的头上。刚想张嘴说句：“对不起。”张眼，见是车厢板上弯曲支着的桦木梁柱，就恼恨地说：“这鬼车。”

鬼车开累了。鬼喊了一声：“放水了。”走下路边草棵子里，对准



一株都柿秧，“哗哗”射去。车上又跳下几个男客，跟着效仿，“哗哗哗……”很粗野地响成一片。湿漉漉的空气中，飘来一股臊气味。有两个落后的男客，怕车跑了似的，没等系好裤子，就转过身来，那玩意儿晃了晃，把尿撒在裤腰上。车上的女客见了，就在鬼字前边加了两个字：“缺德鬼！”徐雅平一直把脸转向路另一边。李为国、王云、刘世森挤坐在车厢角落里。等“缺德鬼”们都上来了，车又哼哼呀呀开动了。

天从早上起来，就这么一直阴着。一声不吭，既不打雷，也不下雨。灰蒙蒙的，泛着苍白。如同刘世森的脸儿。刘世森生就一副又矮又瘦的身材。早上来时，扛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行李卷，一卸到车上就卸出一口气来：“唉，又上山了。”在他们四个人里面，刘世森年龄最大，二十三岁。他和徐雅平比李为国、王云高出三届。毕业那年还没实行高考，他分到了八场青年点。第二年开始高考，他就下山在家“泡病号”复习，一气就复习了三年。三年泡得脸白得吓人，像真害了一场大病。

大胡子又下去撒了泡尿，蹲了一次“点”，就不再下去了。疲惫不堪的车哼哼叽叽咽了气。也不见车上的男客往下奔命，而是长长地伸了个懒腰，抖落抖落瞌睡，哀叹了一声：“可他妈的到啦。”王云他们这才知道到了克林。

空气中透着一股与山下不同的气味。睁大眼睛四处撒眸，模模糊糊有几幢木刻楞，埋伏在稀稀拉拉新生出的杂树林子里。一片过火原始林中，站立着一排“老干”。树冠都没有了，剩下光秃秃炭黑的躯干。躯干很粗，两三个人才能合抱过来。看得出，都是有着一百圈年轮以上的红松树种。此刻，默默地排列在那儿，成了废材。有些“老干”年头久了，就横七竖八地卧倒在山坡上，如一具具焦黑的尸体，开始腐烂风化，黑乎乎的，把本来绿色的山染黑了。风吹过山坡，就卷起一阵细碎的朽木末儿，往上甩扬……空气中夹杂着一股烟熏火燎的气味。四周空旷、苍凉、寂静。

“要这玩意儿干什么，没鸡巴用，你们能来这疙瘩，就是一家人啦。”撕巴撕巴，调令就成了几截卷烟纸。管理员问他们抽不抽烟，他们摇头，不抽烟。管理员就熟练地卷起一支，叼在嘴上，然后下炕给他们倒了几碗茶水，晾着。

他们几个颠簸了一天，颠是颠饱了，就是口渴得厉害。李为国等不及，要凉水喝，说他在家喝惯凉水了。管理员就拎来一把长满锈迹的大铁壶，倒了一碗。他接过张嘴就往下灌——

咕嘟——扑哧！“哎呀，你这是什么水呀？”一股浓烈的土腥味，冲得他差点儿没倒过气去。他借着蜡烛光，看了看碗里的水，又看了看桌上的水，都是黄色，奇怪地瞅了瞅管理员。

“嘿嘿，喝不惯吧。这疙瘩都是这水，我在这疙瘩喝了二十年了，慢慢就喝习惯啦。”管理员说，露出一口黑黄色牙根。

王云、刘世森、徐雅平面面相觑，谁也没敢去动桌上的“茶水”碗。

管理员领他们去食堂吃饭，对那里的人说：“来了几个代课的，管饱，弄点儿下肚的。”

很快端上来一盆炒肉，味挺香。又端上来一盆黑面馒头，是农场自己打的麦子。四个人不再犹豫地吃了起来，把满满的一盆炒肉吃了个精光。吃完吧嗒吧嗒嘴，不饿了。

“好吃不？”管理员问。

“好吃。你们山上的猪肉还挺瘦哩。”李为国还说比他家养的猪，肉还好吃呢。

“你们吃的是豕肉哩。”

四个人这才觉出味道和猪肉不一样来，但比猪肉香。他们虽都生在林区，也只吃过山鸡、野兔什么的小野味。吃这么大的野牲口，还是第一次。因此，不觉肚里有了新鲜的满足。

管理员把他们领进一间黑洞洞的木刻楞屋里，说早先有几个上山下乡的地区知青在这儿住过。里面贮藏了一屋子空荡荡的松树油子味。管理员打发人来给火炕烧上，又给他们留下一根蜡烛，走了。徐雅平安排在食堂，和值班做饭的女工住在一起。

“连个场长也不接待。”王云说。

“管理员好像挺大的官。”李为国说。

刘世森没有吱声，占个炕头先躺下了。夜里，从挺远的森林里跑来的风，刮在窗上塑料薄膜上，呼扇、呼扇响。王云新奇了好一会儿才睡着。一会儿，又听见刘世森被炕热得翻来覆去折身子，右边李为国响起

了挺尖的鼾声。

早上，刘世森还躺在被窝里，光线透进来时，他才看清，一截露出墙皮的光滑红松木，被人用刀刻了几个字：上厢（乡）下山万岁！”

### 三

学校埋在一片小白桦树林中。两幢长房子，像两节脱了轨的车皮，被扔在了荒郊野外茅草丛中。草房顶长满了杆蒿和薇菜；落叶松板墙壁，外面糊着厚厚的黑泥巴，爬着青藤。房前、房后、房山，七斜八竖地支着粗粗的柞木圆柱。圆柱上，生出黑茸茸的木耳来。没人采，就烂了，黏糊糊的，顺着倾斜的圆木，流淌浓浓的黑水。太阳一晒，又凝成黑痂。

管理员把学校老师从家里找来。一个男老师，一个女老师。男老师姓赵，四十岁左右，身板瘦瘦的，肩膀往下塌，眼睛往里眯巴着。一直听他“喉喽”气喘，是个严重的气管炎。女老师叫杨喜芹，年纪不大，像个小学生似的，拘谨略带好奇地看着他们。

“王迷糊呢？”管理员问。

“校长去挂鱼去了。”赵老师眨巴眨巴眼睛，“喉喽”气喘地说。

离这里八十来里路，有一条通向中苏边界线的江汉子。当地人吃鱼，就骑马到那条河里去打。

“这个王迷糊，就好这两口，夏天下下挂子，冬天遛遛兔子套。”管理员不知是叹息，还是夸奖地说，“你们放心，他不会严管你们的。他要是搵一口酒，你就是掘他祖宗，他都乐意。”他总算交代完了，就哼着小曲走了。

第二天，校长回来了。卷起的裤脚、袄袖里，卷着一股鱼腥味。一张嘴，又带出一口酒气。就笑嘻嘻地眯缝着眼睛说：

“老赵，下个通知吧。”

赵老师就去找来一张发黄的白纸和毛笔，写了个开学通知，贴在了场部门前。

“头两年呢，有知青帮着代一代课，知青一走，场里就没有能识文断字的啦。”校长说。

他们这才知道学校已有三年没开学啦。

哩哩啦啦几天，学生才三个、两个地上来。开始还有些陌生，后来就疯打疯闹，渐渐地把长满没膝高的荒草场地踩平了。把在教室里做窝的黄山撮子鸟、白脸山雀，撵到了林子里。擦干净黑板、长条板凳、长条板桌上的鸟粪，就叽叽喳喳抢座位，像一群飞回自己窝的鸟。学校总算有了一点学校的气息。

校长叫王云教“初中”，代语文、地理、历史三门课。原来是赵老师教历史。赵老师就说：“应该、应该，你是地区高中生，又年轻。”赵老师像卸去了一副重担，“喉喽”声也小了些。王云一想自己报考的是文科，就同意了。刘世森和李为国都报考的是理科。说到谁代理科课时，校长就说：“小李子年轻，就小李子代吧。”好像只要年轻就行。刘世森脸上掠过一丝不快。他只好教四、五年级；徐雅平教二、三年级；杨喜芹教一年级。一个年级一个班，一个班二十几个学生。年龄都比较大，到了初中六、七年级，都十七八岁了。学生中就有人问李为国的：“李老师你多大啦？”问的是个女生，叫于玲，是农场场长的女儿。李为国不好不答，就说：“我一九六一年一月生人。”那个女生想了想，算了半天，才说：“一九六一年生人是十九岁，我今年虚岁也十九啦。”李为国就不好意思地脸红了。想想，也是，他们也是才走出校门的高中生呢。

赵老师不教课，就在屋子里和人闲唠嗑。唠累了，就出去清清嗓子，咳嗽一声，吐出一口黑黄的黏痰，直起腰，呼上一口气来，憋半天，等脸憋得紫红，才放开嗓子：“上课啦！”接着又是一阵大咳……学生就很害怕地跑回教室。以前是校长吆喝，现在校长把靠窗的唯一那把木靠背椅给了他，他就替校长坐在那里了。校长有事就到学校来一趟，没事就不知道往哪里转悠去了，一天也看着他的身影。

赵老师一上午出去清理两次嗓子，上午就变成了两节课，中间隔的时间挺长。和他唠嗑时间长了，也没啥可唠，也不愿看他“喉喽喉喽”憋得青紫的脸色，刘世森就拿过一本初中数学书翻了起来。李为国说：“要是支个篮球架子就好啦。”王云也抬眼向窗外看去。操场上，徐雅平和杨喜芹正领着一帮女生在玩老鹰叼小鸡。她俩跟着一队女生一起跳跃，一起扑闪，一起惊呼，就显得很活泼，很漂亮，很迷人。杨喜芹的

脸蛋看上去比徐雅平还耐看。谁会想到，这里黄浊浊的水土，还会生出这样俊秀的女子来呢。

“她后爸和她睡过。”窗前，赵老师头支在桌上，“喉喽喉喽”喘着，眼睛似睁非睁。他说着杨喜芹，“她十五岁那年，和她妈一起嫁给了她后爸。她妈看她后爸老想和她亲乎，就想把她嫁给傻舅表哥。但还是让她后爸把她‘睡’了。这儿的人，不分辈分，不分男女，都挤在一条火炕上睡觉”。

“畜生。”晚上回来，推开宿舍门，李为国张嘴就骂。

“你骂谁？”刘世森正在洗脚。他先回来的。他以为李为国骂他把昨天他们接剩下的雨水都用光了。

“我骂杨喜芹她后爸呢。”李为国没好气地说。

王云感到要吐什么东西。

#### 四

赵老师家起土豆，六、七年级两个班停了课。叫王云、李为国带着，领到了他家土豆地里，他老婆已四处借来了十几把二齿子、十几只土筐，放在了地里。男同学刨，女同学用筐捡土豆。旁边的地里就有人羡慕：“还是当娃子头好哇。”也有的学生家长见了，喊一声：“大柱子！中午不等你吃饭喽。”人多力量大，不大工夫，一大片土豆地就起完了。赵老师就过来说：“两人一伙，再遛遛，别落下。”男同学就又拿二齿子，女同学又拎筐，在地里遛了一遍。捡回几个土豆崽和刨半拉的土豆。这边，赵老师老婆扛起半麻袋土豆，肥硕的屁股扭搭扭搭就走了。李为国和王云，也一人扛起一个袋跟上。赵老师拄着一根棍子，在地里游来荡去，又指挥同学两人一筐往家送。

傍中午土豆都运回来了，在院子里堆成了个山。赵老师最后跟了回来，站在院子门口，对被汗冲得花花脸的学生说：“快回家去吧，省得爸妈等啊。”学生就一个一个花花脸走了。

回头，又对王云、李为国说：“进屋吧，进屋吧。”他俩就进屋。傻坐了一会儿，并不见赵老师进来。刚要出屋去，赵老师陪着校长走了进来：“坐呀，坐呀，今几个，我请客。”话落，赵老师老婆就端着一

碗锅蒸的白肉进来，又端上一碗清炒白菜片、一碗炒土豆丝和一碗酸辣菜。赵老师老婆是朝鲜族人。赵老师往一个二大碗里倒了满满一碗老白干，捧给了校长。校长接过来，“咕嘟”搵了一口，似喝凉水。李为国、王云惊大了眼睛。校长落下浅了大半边的酒碗，用三根手指平端着酒碗，递给身边的李为国。李为国明白过来赶紧说：“我不会喝。”校长就平端着。“喝吧，喝吧，这是山上的规矩，都得喝。”赵老师说。李为国见推不掉，就生出一股勇气来，抓着碗就往嘴上送，“——扑哧”，进了一半，喷出一半，那一半正射进肥肉碗里。王云在家时就不爱用一个碗吃饭吃菜，更何况几个人轮着一个碗喝酒。他寻了半天，在碗边寻到了一个掉了碴儿的缺口，别人的嘴都不触那个小三角口。他就小心翼翼把嘴贴了上去，抿了一口，嘴就火辣辣起来，忘记了干净。又转了两圈，李为国就有些醉了，红公鸡似的脖子歪伸着。王云肚里也火烧火燎地难受，这是他第一次喝酒。倒是精瘦精瘦的赵老师，喝进半碗酒后，咳也不咳了，喘也不喘了。夹起厚厚的肥肉就往嘴里咽，一连叨了三四筷，就露出油汪汪的碗底来。“吃吧，吃吧。”并没有人往那里伸筷。

下午，李为国和王云就躺在宿舍里没起来。晚上刘世森进来说：“校长叫你们。”王云问：“干什么？”“他请客。”李为国迷迷糊糊望了望地上他肚里的东西，摇了摇头：“不去了。”

后来校长又来找，他们还是去了。桌上已摆好四样菜：一小盒清炖鱼，一盘花生米，一盘煎鸡蛋，还有一个午餐肉罐头。校长没再叫他俩喝酒。他俩就向盒里伸筷捞鱼吃。校长和刘世森喝酒，一口对一口。刘世森有点儿酒量，喝了挺长时间才红了脸，就说：“校长，你家什么时候起土豆，告诉兄弟一声。”校长就说他懒得种土豆，又没养猪。刘世森想了想觉得过意不去，又“代表”他们说：“校长……我们哥们儿跟你铁定啦……”校长打了个酒嗝，说：“唉，你们也不易啊。家有五斗粮，谁当孩子王呢。”他们几个听了，心里酸酸的，住了筷。刘世森像想甩掉什么甩甩脑袋，端起桌上的酒碗：“来，我们一起干啦。”四个人就转圈搵了一口。到了刘世森那儿，他一仰脖，就全干了下去。王云第一次觉得，酒能让人激动。

## 五

山上、山下是两个漠不相关的世界。山上没有电话，没有林区常见的有线广播喇叭。场部有一台旧收音机，一打开，只能收到“叽哇鸣啦”谁也听不懂的语言。订的报纸，看到时就成了“合订本月报”。再快的电报，也只能等慢悠悠的“敞篷车”捎来。因此，与山下唯一有联系的就是“敞篷车”了。

“敞篷车”一来，大人、小孩相跟着围了上去。大胡子就挥着两手说：“起来！起来！”又想起了什么，就停下了手，问了一声：“谁叫王云？”人群就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半天，才有个学生模样的小孩说：“我去找。”就跑到宿舍去喊：“王老师，有人找你！”……王云出来了。

“有你的一封信。”大胡子郑重地从驾驶室铁箱里拿出一封信来。

王云被一种预感攫住了，那是一封挂号信。

他慌慌地接过来，急急地撕开，一抖，就抖出一颗晃眼的太阳来……

王云疯似的跑回宿舍，抖开那页白纸。刘世森、李为国先是惊奇地接过来扫了一眼，后又递给他。默默地不作声了，目光里有些异样的闪动。得知消息赶来的徐雅平，说了一句：“祝贺你。”目光里透着羡慕，看他像个敬畏的神，也不像是坐一趟车来的了。

这夜，显得好长。王云躺在炕上，兴奋使他失去了睡眠。耳边传来刘世森不断压抑的翻身声和李为国一声微微的叹息。王云就觉得好像是他夺去了他们录取的机会。刘世森已连续复习了三年，这次又名落孙山……李为国呢？李为国的理科很有基础，如果他也在小班……窗外，从很远的夜里，传来阵阵林涛声。他的思绪又跑到了省城，他从没去过。他想象着阳光下，林立的高楼、宽敞的马路、热闹的公园、繁华的商店……上次下山，教育科组织体检和填志愿表。刘瘸子拿着一张登载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的报纸，一跛一拐地踱到他身边，用红笔画了几个重点师范院校，把报纸递给他，任他挑选。他装作很认真的样子看了一会儿。等刘瘸子再踱到他身边时，他戏剧性地把早就想好的一所省城出名的工业大学和一所末流的医专填了上去。他看见刘瘸子僵硬的脸上，有

一块肌肉剧烈地抖了抖……

刘世森还在装睡。李为国昨晚也睡得很晚，还没起来。没有他们送，多少有点儿被冷落的感觉。“你应该请客才对呀。”大胡子司机看见他说。他感到自己像个叛徒，他想起刘世森说过的“铁定了”的话。不管怎么说，是他先离开他们的。把他们甩在了这荒凉、孤寂的山上。他一个人走了，下山去——不，到省城去。他是一个幸运儿！其实，他也确实没有想到会这么快离开他们、离开这里的。

又是阴天，和来时一样，没有太阳。远处，光秃秃的山坡上，睡卧着横七竖八的朽木。车下，拥挤着一堆往上张望的人群，叽叽喳喳，咧着嘴，露出那一排排被黄浊的污水腐蚀了的牙齿。看着生怵，他心里低低地说了一句：“穷山恶水……”

## 六

王云走后的第二年，刘世森代了初中的课。把四、五年级两个班，交给了徐雅平。学生欺生。徐雅平领读完课本，在黑板上写下一个生字：抹 mā，拿起柳条做的教鞭，指着念：“抹 mā，抹 mā——”下面就跟着奶声奶气地念：“妈 mā，妈 mā——”徐雅平就换了一种教法：“抹，抹布的抹——”下面就换了一种学法：“妈，妈不的妈——”乱哄哄的一片。还有的无师自通地怪声怪气叫：“妈，不——！”徐雅平就喊：“停！”闹哄哄的嗓子静了下来。徐雅平叫无师自通的男生：“刘土保，站起来。”刘土保就站了起来。徐雅平用教鞭一指黑板：“念！”刘土保满不在乎挤眉弄眼地叫：“妈——不！”下边就嘻嘻笑。徐雅平脸通红，走过去，用手中的教鞭点了一下刘土保的头：“再让你捣乱！”刘土保瞪起眼，摸摸头扬起脸对着老师，大喊了一句：“操你妈！”“啪——”掴来一记耳光。刘土保“妈呀——”哭着跑掉了。其余的学生也离座一哄而散。徐雅平不知所措地举着细嫩的手掌，气得胸脯一鼓一鼓的，趴在课桌上呜呜地哭了。

哭归哭，下午她让一个学生领着去刘土保家家访。刘土保家大人都去地里锄草去了。刘土保也不在家，去林子里捉鸟去了。

徐雅平顶着毒辣辣的日头走向宿舍。觉得挺累挺乏，就去打来一盆



水；解掉衬衫，披散开头发，想洗一洗。门就撞开了，走进来一个满脸土的黑汉。徐雅平“啊”的一声，本能地用双手护住了胸前。“你是徐代课吧？”徐雅平茫然惊觉地点点头。“你为哪个打俺娃？”徐雅平这才知道他是刘土保的家长，稍稍镇定了些，规规矩矩低头答：“他骂了我。”“他咋个骂的你？”“这……”一时，她成了小学生，黑汉成了老师。“你说呀，他咋个骂的你？”徐雅平说不出口，脸就红了。“你说不出来是不是？说不出来就是你理亏是不是？”……徐雅平脸憋得更红了。“你打也打啦，俺也得捞回来是不是。”汉子移动了一下，敞着怀的黑胸脯喷着浓烈的汗臊味。“你?!”徐雅平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惊恐地后退。不觉，脸就重重挨了一下，鼻孔淌出鲜艳的血来。“这么不经打，还不如俺娃他娘经打呢。”汉子住了手，临走，好奇地看了看徐雅平胸前戴的乳罩，丢下一句：“还挂马粪袋哩，你×金贵，爷还不稀罕呢。”徐雅平就受辱地大哭起来……

刘世森听了，拍案而起：“告他，告他去。”李为国也主张告。就跟校长说了，校长说：“告吧。”他们去找场里告，场里的人就说：“他是黑户（盲流人口）呀，我们也管不着他。”又帮他们拿主意：“要不，你们往上告。”一句话提醒了他们，他们就联名给地区教育科写了信。信写好了，不能马上送下去，要等“敞篷车”来。过了半个月，“敞篷车”才慢悠悠地上来。为了稳妥起见，他们要徐雅平亲自下去找教育科。徐雅平就拿信下去了。约莫过了一个月左右，徐雅平回来了，脸上凄楚楚的。“怎么样？”刘世森、李为国问。徐雅平说：“教育科叫我当地政府解决。”说着，拿出一封盖着教育科红印转交处理信。他们又去找场里。场里又说：“他是黑户，我们也没办法呀。”没办法，他们就闷闷地回来了。“既然都不管，我们罢教，一起下去找教育科；再不给解决，我们就不干了。”刘世森愤懑地说。徐雅平凄楚地看了李为国一眼。李为国也豪爽地点头同意了。他们就罢了课，收拾好东西，等“敞篷车”来。一天、两天过去了……转眼半个月过去了，“敞篷车”还没有上来。他们就等得心烦意乱了。

不知场里怕事情闹大，还是真为他们着想。又帮他们拿主意：“你们这样下去了，不把你们自己耽误了吗。眼瞅着要转正了，值吗？”刘世森不语。李为国惶惶地瞅瞅徐雅平。徐雅平这会儿也不想为自己的